



在毛主席身边

霍作军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在毛主席身边

翟作軍

朱宝葵记录整理

插图：阿老

湖北人民出版社

1960年·武汉·

3778/25

在毛主席身边

瞿作军

朱宝秦记录整理

插图：阿老

*

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）

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

湖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湖北省新华印刷厂印刷

*

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· $\frac{1}{16}$ 印张·34,000字

1959年6月第1版

1960年4月第4次印刷

印数：515,001—615,000

统一书号：T10106·325

定 价：(6) 0.14元

目 录

到了毛主席身边.....	1
毛主席写“論持久战”的时候.....	9
毛主席的簡朴生活.....	18
毛主席时刻关怀着我們.....	25
离別和怀念.....	36
又見到毛主席了.....	46

到了毛主席身边

我生在河南济源县一个贫苦农民家里，家里有九口人，只三亩多薄地。一家人时常饿得肚皮贴着脊梁骨，1933年春天，我十三岁了，这年春荒很严重，家里三天两头揭不开锅盖，灶肚里不见一点火星。在家里实在混不下去了，我爹把我送到几百里外的古城（晋南桃花山下的一个小城镇），在一家老财开的木厂里当学徒。打这起，我成天给老财端茶端饭，烧火打杂；稍不遂他的意，便吹胡子瞪眼，又打又骂；吃的是剩菜剩饭。劳累了一年，给的几个臭钱捎回家去余不下二斗粮。我真是恨死了地主老财。心里一天老发愁，这苦日子哪天才能熬到头啊！

1936年3月，正当春暖花开，这座小小的古城，突然热闹起来了，人们纷纷传说：“红军要过黄河了！”“红军要过黄河了！”这消息一传开，地主老财一个个吓得往桃花山里躲，镇上光留下穷苦老百姓。我从来没见过红军，不知道红军究竟是啥样儿，听说红军要来了，很新鲜，很好奇，也有点害怕。

没过几天，这日大清早，一队身穿灰军衣、头戴红五

星帽的紅軍戰士，果然由北門向街上開來了。隊伍一住下，年輕的紅軍戰士就向大家宣傳：“乡亲们，我們是紅軍，是穷人自己的隊伍，是給穷人办好事的……我們要抗日，要打土豪，把地分給穷人，要开仓济貧……”当天下午，紅軍真的領着大家砸開鎮上所有地主老財家門上的鐵鎖，當場把粮食、衣物分給大家，并且号召大家报名参加紅軍。我那时正愁日子没法过，一看紅軍真是这么好的隊伍，沒有半分犹豫，馬上報名当了紅軍。参军不久，我跟隊伍西渡黄河到瓦窑堡，在紅軍大学校部当通訊員。

这年秋天，紅大由瓦窑堡迁到了保安。一天下午，我看見西山下的一棵大树周圍，坐滿了紅大的學生。大树底下，一个身材高大、寬臉龐、穿一身灰色衣服的同志正在給大家講課。我离开他們有一段路，講的什么听不真切，只見那个同志講着講着，引起大伙一陣子掌声；講着講着，又引起一陣子笑声。当时我就想：“講課的人是誰啊？講得这么好！大家尽鼓掌！”正好身边站着一个同志，我就問他：

“講課的人是誰？”

“嘿，是毛主席嘛！你怎么連毛主席也不認識？”那同志多少帶点責备的口气回答我。

“啊？是毛主席？！”我失声叫了起来，眼不轉珠地看 着毛主席。

那时候，我知道的事情非常少，参加紅軍以后，耳边时常听人傳頌毛主席，說毛主席領導穷人翻了身，是穷人的救星。每次听到这些話的时候，都激起我对毛主席深深

的崇敬和感激，也激起我很想見見主席的愿望，可是一直沒有机会，也就不認識主席。現在，听說离我不远在講課的就是毛主席，就是穷人的救星，这意外的一見，使我格外欢喜。我多幸福啊！

1937年10月間，我在西北保卫局警卫队学习。一天下午，班长从外面进来，亮着嗓子对我說：“霍作軍，教导員有事找你，叫你馬上到队部去！”

我一楞：“教导員找我？教导員找我干啥？”可也顧不上多想，三脚两步就到了队部。

教导員叫我坐下，沒說別的，就細細道道問起我的出身和历史情况来了。我嘴里回答着教导員的問題，心里挺奇怪，教导員今天怎么忽然問起这些来了？沒有想到教导員問完后，笑咪咪地对我說：“要調你到毛主席那里去工作了，你回去准备一下，明天就去好嗎？”

一霎眼，我头脑里“轟”的一下，心里美得好象开出了一朵鮮花。“調我到毛主席那里去工作？叫我天天跟着毛主席？……这是做梦也梦不上的好事啊！”这突如其来的消息，簡直把我乐坏了，又想笑，又想跳。一想跟前坐着教导員呢，怎么可以这样沒有禮貌，只好死勁按住这颗欢蹦乱跳的心，装着挺稳重的样儿，对教导員說：

“是，教导員，我明天就去。”

从队部出来，心里那股子乐勁儿再也憋不住了。我連跑带跳又带笑奔回班里，可是正乐着，心里鑽出来个問題：到毛主席那里去干什么工作呀？象我这样一个粗人，文化

低，知識差，楞里楞氣的，能干得了嗎？想到這里，我又發了愁。

這時，班長又來找我了：“翟作軍，劉局長找你，快去吧！”

這回我心里有八成料到局長找我的爲啥事了。我跑着到了局長那里，听候局長的指示。

局長和教導員一樣，一開始，啥都沒說，就詳細地問我的出身、歷史情況、什麼時候入的黨、多大歲數、什麼地方人……問完之後，果真說：

“要調你去給主席當警衛員，你有什麼意見？”

我高興都來不及，哪有什麼意見。不過因爲剛才脑子里考慮的問題還沒有解決，就紅着臉不好意思地對局長說：“首長，我非常願意去，就是我文化低，知識差，楞里楞氣，怕干不好。”

局長笑了，站起來拍拍我的肩膀，說：“那不要緊，去了以後，好好學習吧！”接着，語氣變得特別鄭重地說：“任務很重要，你必須好好工作，特別重要的是，要保護主席的安全。”

“是，首長。”我堅定地回答。

班里的同志很快都知道我要到主席身邊去工作了，我一回到班里，大家一下子把我包圍了起來。這個說：“到毛主席身邊可好啦！”那個說：“翟作軍算是有福！”大家都羨慕我。到了晚上，幾個人還湊了點錢，買了點糖和花生，現籠了火，爲我開了一個小小的歡送會。同志們，特別是

班長，象兄長那樣一再懇切地囑咐我：到了主席身邊，要特別經心工作，要絕對保护好主席的安全。我把大家對我的願望記在心里。

這天夜晚，我躺在床上，翻騰過來，翻騰過去，就是睡不着。過分的高興，把心攪得象海水一樣翻滾，一點平靜不下來，心早已飛到主席身邊。一直到雞叫三遍，才迷迷糊糊睡了一小覺。

第二天下午，我換上洗迭得干干淨淨、平平整整的紅軍時代的軍衣，背上紅軍時代的挎包，對着鏡子，把帽子戴得端端正正的，跟着保卫局派來的同志到主席那里去了。

那時候，主席住在延安城北門西山腳下的石窯洞里。一井排三孔窯洞，中間有門通連。主席住西邊的那一孔，警卫班住東邊的一孔，中間一孔是過道。

主席有個習慣，白天休息，晚上辦公。我們去的時候，主席還在睡覺沒有起來。保卫局的同志把我介紹給叶子龍科長以後就走了。我滿心激動地在警卫班的屋子裡等着。快點燈的時候，一個警卫員來說：“主席起來了。”我立即跟着叶科長，還有警卫班班長王能坤去見主席。

“主席，給您介紹來一個警卫員，現在到了。”叶科長進了主席的屋子，輕聲報告主席。

主席這時正背向着我們洗臉，听了叶科長的報告，便轉過身子來了。這時，一個熟悉的形象在我面前出現了：主席魁偉的身材，寬闊的前額，慈祥的面容……我的心蹦蹦跳得更加厉害了。

主席一边擦臉，目光轉到了我的身上。这时，我才看清主席身上穿的是旧灰布棉袄、棉褲，脚上穿了一双黑的旧棉鞋。

“警卫員？好啊！”主席說着，把毛巾搭在臉盆边上，緩步向我走来。我虽然早就渴望見到主席，但当主席真正站在我眼前的时候，却又不免有些緊張和拘束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主席温和地問我。

“霍作軍。”我回答說。

“噢——霍作軍。什么地方人啊？”

“河南济源人。”

“你在家里的時候，作什么事啊？”

“学木匠。”

“今年多大了？”

“十七岁。”

“噢——才十七岁。”

問完，接着对我說：“你来了很好，帮我做点事。有什么不清楚的，問我、問你們班长都可以。”主席一边指着站在一旁的王能坤，又說：“他就是你們班长，叫王能坤，知道嗎？”接着又轉过臉去对王能坤說：“他是新同志，你們要好好帮助他。”

我原来心里还有点緊張和拘束，听了主席的話，眼看主席那慈祥的臉，平易近人的风度，还有那一身朴素的衣着，就好象忽然吹来一陣清風，一下把我緊張、拘束的心情刮跑了。当时心里产生这样一种感觉：站在我面前的，



这时，一个熟悉的形象在我面前出现了：主席魁伟的身材，
宽阔的前额，慈祥的面容……我的心跳得更加厉害了。

不仅是全国人民最敬爱的领袖，也是我慈爱的父亲。

当天晚上，班长仔细地向我交代了工作任务、主席的生活习惯，以及应该注意的问题，随后发给我一支八成新的德国造盒子枪。枪很漂亮，我看了又看，摸了又摸，最后慎重地把它挂在床头墙上，和其他几个警卫同志的枪整整齐齐排成一排。

第二天下午，班长派我和别的警卫同志一道护送主席到府衙门抗大去开大会，我走在主席的后边，这一天，是我第一次执行我的任务，我默默地对自己说：“我一定要尽我最大的努力，保卫好主席，不让主席在生活上受一点困难，我将永远在主席身边，做一名最最忠实的战士。”

毛主席写“論持久战”的时候

对于我們几个警卫員来講，最叫人不安的，就是眼看着主席为了工作，时常一連几天几夜得不到休息。可是那时全国正处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初期，主席为了领导全国人民抗战，总是把工作时间排得满满的，不是做报告，就是找人談談工作，更多的时间是伏在桌子上批閱电报、文件和写东西。休息时间很少。

記得有一天早上，主席在接連工作了一天一夜以后，告訴我說，下午他要到陝北公学去做报告，要我在下午两点鐘叫醒他。下午两点鐘到了，我輕輕推开主席的房門，蹣手蹣脚走了进去，見主席側着身子睡得正香，实在不忍心叫醒他，心想：主席太辛苦啦，叫他多睡一会儿吧！便又蹣手蹣脚退了出来。

三点鐘的时候，主席醒了，隔着屋子問：“警卫員，几点鐘啦？”

我赶紧过去回答說：“主席，三点了。”

“到时候为什么不叫醒我？”主席嘴里問，赶快坐起身子穿衣服。

我心里挺害怕，不知道怎么回答好，最后只好支支吾吾地说：“我，我忘了。”

主席大概看出来我是有意叫他多睡会儿，带着责备和爱抚的口气说：“少睡会儿没有关系，耽误了报告的时间就耽误了事了。记住，下次不可以这样。”

我连忙说好。心里既不安，又很高兴，因为主席到底多睡了一会儿。

主席起来后，匆匆忙忙洗过脸，吃了点饭，就骑着他那匹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小黄马，赶到清凉山陕北公学作报告去了。

不过，主席艰苦工作，给我印象最深的，还是主席在1938年年初写“论持久战”那一次（当时我并不知道是写“论持久战”，这是以后才知道的）。

那次，主席写“论持久战”，已经有两天两夜没有睡觉了，还一个劲儿伏在桌子上写呀写的。实在写得太累太困的时候，才叫我们给他打盆水洗洗脸，清醒清醒；或者到院子里转一转，要不就躺在床上闭上眼睛来养一会儿神，又继续写。饭吃得很少，脸色灰灰的很不好。大家很担心，特别想到主席当时肺部不太健康，深怕主席累病了，班长王能坤因此关照大家，轮到值班，得加倍注意，劝主席多休息。

这天，正好我值班。傍晚的时候，我照例走进主席的房间，给主席点燃两支洋蜡，在主席写字桌上的两头各放了一支。我有意把点蜡的动作放慢了点，打算趁机劝主席

休息，不料主席在我点蜡的时候，眼睛根本没离开纸和笔，我不便打搅，一声不响退了出来。半夜光景，该是主席吃饭的时候了，我把炊事员老周为主席准备好的热腾腾的饭菜给主席端去，对主席说：“主席，吃饭吧。您已经两天两晚上没睡觉了，吃完饭，睡会儿吧。”

“你们先睡吧。我等一会再睡，工作没有搞完，睡不着啊！”主席一边说，手中的笔仍在唦唦地写着。

“主席，您身体不大好，象这样熬夜怎么行啊？吃完饭，睡睡吧！”我进一步用恳求的口气说。

主席抬起头来看了我一眼，微笑着说：“好，等一会就睡。”

我知道不需要再往下说什么了，走了出来，把门轻轻带上，坐到自己的屋里等着。约莫过了一顿饭的工夫，我估计主席该吃完饭了，想过去把碗筷收拾收拾，好让主席睡觉。谁知道推开门一看，主席还在聚精会神地写呢，放在桌子上的饭菜一动没动；只是早都不冒热气了。我很失望，只好进屋去，把饭菜端出来放到火上热了热，又给主席送去。

“主席，您吃饭吧，天冷，一会就凉了。”我说。

“嗨？我还没有吃饭？”主席抬起头，看看眼前的饭菜，好象自己都不大相信，说：“好，就吃就吃。”

我又回到自己的屋里等着，还有意多等一会儿，心想这一回主席总该把饭吃了。哪知道过去一看，饭菜还是没动；主席呢，还是低着头在写。那专心劲儿，就好像把整

一个身心都投到那支笔上去了。我过去看他，他根本就没有发觉。

我一陣心酸，說不清是啥滋味。眼前这种情况，进去打搅主席显然是不合适的，我只好又回到自己的屋子里。

夜，那么安静，万物都好像睡熟了，只能听到身边几个警卫同志甜甜的均匀的鼾声。可掉过头往主席的屋里看看，烛火燃得亮亮的，在跳动的烛光下，我们的主席正在为国事伤神。我的脑子一时就东南西北、无拘无束地想开了：“我们有主席这样的领袖多么幸福呀！他正在为全国人民的命运日夜操劳着呢。可是主席太辛苦啦，老不肯休息，累病了可怎么办？……主席在写什么呢？那么重要，写得放不下笔来？……”一会儿又天真地想：唉！霍作军，你要能为主席分点劳，让主席早点儿休息多好！但马上又笑话自己想得太不实际。东想西想，眼见启明星都出山了，天快亮了，我再一次站起身来到主席屋里去看看，见主席还在写；饭呢，还是一动没动。

主席已经连着五六天没睡好觉了。两只眼睛布满了红丝，宽阔的面颊明显地消瘦下去，颧骨凸了出来，脸上浮起一层淡淡的黑釉；饭吃得更少了。警卫班几个人心里都火燎火燎样焦急。我们把这些情况反映给叶科长，但是叶科长也不能劝住主席安心睡会儿觉再写。

到了第七天，又轮到我值班，主席还是不肯休息，继续写着。我心里更加担心，又不敢老去打搅。这天晚上很冷，西北风刮得窗户纸“嘩嘩”直响，人坐在屋里，还冻脚。



毛主席写“論持久战”时，一連八九天都沒有好好睡，給他送的飯菜总是忘記吃；炭火把他的棉鞋燒着了，他也一点都不覺得。